

家庭相册

父亲的脊背

□刘学正文/图

父亲卧病不起，已近两年了。虽身不能动，口不能言，但他思维清晰，整日困闷不堪。八年前，他第一次因脑溢血收到病危通知书，期间又犯过两次，后遗症愈发严重，庆幸的是生活尚能自理。然而这一次，却没有奇迹发生，果如医生所断言，父亲再无下床的可能。一身沉疴旧疾的母亲照料起他，力有不逮，我能做的也唯有每天早晚抽时间回去，给他洗漱擦拭、揉捏拍打一番。经年累月的卧床，不仅让原本还算壮实的父亲日渐消瘦，还不断侵蚀着他的身体机能，不仅四肢功能未恢复，腰部依然瘫软，连大小便也难以自控了。

每次给父亲擦洗后背，我心里总要承受一番折磨。放平内侧腿，蜷起外侧腿，扶住臀部和整个肩膀轻轻一掀，他整个人便朝床的一边顺势合抱，佝偻着身



子。卷起绒衣，他的整个后背就展现在我眼前了。他的脊椎骨向外凸起，似一脉平滑陡峭的山脊，分列两侧的根根肋骨则如绵延紧凑的山冈，曾经厚实的后背竟日益注陷到了如此境地。我铺

好垫子，用润湿的热毛巾从他的后颈往下一路滑行，松散的棉质纤维随即被擢于沟壑纵横之间，稍未顺势做出调整，就立即起伏伏，‘咯噔、咯噔’。

我一边擦拭，一边不得不接

受这样一个残酷事实：父亲的脊背再也无法直立了。然而，正是眼前这不再挺拔的腰身，却让我常常想起，父亲第一次教育我要挺直脊梁做人的场景。

21年前，他揣着从亲戚家借来的几千块钱，带身患重病的我坐火车去外地找一位老专家治病。我那年11岁，身高刚过1.4米，父亲早早买好两张成人票。候车时，旁边一位老人好心提醒父亲，你家孩子才够线，稍微弓一下身子就过去了，买一张儿童票就行。父亲没有吭声，我却记在了心里。

为了给我看病，父母到处借钱以及父亲为省钱经常忍饥挨饿的情景，让我过早地明白了钱的重要。所以，返程时当我们因误点而直接上了火车找列车员补票时，我没等父亲掏出钱，就迅速站到了车厢测高线底下。我微微向后缩了缩背。列车员瞄了一

眼，我刚萌生窃喜的念头，父亲却在列车员不解的目光中，坚持补了两张成人票，然后拉起我走了。

回到家，父亲把母亲熬好的汤药端给我，又挖了满满一勺红糖放到碗边。看着我喝完药，父亲说：“你在火车上的用意，我都清楚。咱家是穷，可也要穷得有骨气，做人最要紧的是挺起胸膛，一辈子堂堂正正、光明磊落。你一定要记住，哪怕眼前的诱惑再大，咱也不能把脊梁骨弯哪怕一丝一毫！”

人生总是充满了无奈与遗憾。一辈子未曾向生活卑躬屈膝的父亲，如今在病魔的侵蚀下，被摧残得枯瘦、干瘪，蜷缩成了一张“弓”的形状。我想告诉他的是，您不再只是一名父亲，还是一位爷爷，您关于骨气、关于脊梁的态度将一直影响着您的儿子，以及您儿子的儿子。

独家连载

三线军工建设尘封记忆 工会网上工作通俗演义 劳动模范家国情怀 网络社会世相百态

造化同工

(小说) □关明

艰难困苦穷坚守 忠魂碧血敢牺牲

“国外的研究条件再好，研制的武器也是用来打我们的；国内的研究条件再差，研制的武器也是用来保护我们的。”

——郭院士的第一课

宣扬找到他的导师郭院士，询问入学报到时间等事宜。没有想到郭院士回答说：“你先不用急着来北京报到，下周我到朔方去见你。”

第二个星期，郭院士果然来到朔方，他先到省城中镇，然后直奔南川。吴启南一路陪同前来，宣扬在南川迎接。郭院士到宾馆放下行李，安顿好以后对两人说：“你们带我去红光沟里。”

进入红光厂，仲长丰特意在门口迎接。郭院士开口就问：“苍狼项目，真的还在研制中？”

仲长丰有些纳闷：“当然在研制啊？当初的研制任务书，不是还有您的签字么？”

郭院士迫不及待地说：“带我去看！”

仲长丰、宣扬带着郭院士进入试制车间。郭院士看了正在研制的样品，又看了试车报告，了解了技术参数，听取了项目汇报。没等仲长丰汇报完，眼泪就

在郭院士眼眶里打转。“没想到啊，没有想到，真的没有想到，你们真的还在坚持！我一直以为，‘苍狼’早就和‘猛虎’‘雄狮’一样流产了……你为什么不早说？”

宣扬说：“我们这个项目是涉密的，所以报名参加的时候没有敢多说。”

仲长丰说：“当年立军令状的时候首长说过，拿不下‘苍狼’，别来见我。完不成研制任务，我们无颜见上级啊。最晚明年，我们就可以交作业了！”

郭院士说：“我向你们致敬！”

仲长丰说：“这都是大家的功劳。特别是要成为您的高足的宣扬博士，在项目中起了关键的作用。”

宣扬说：“我舍不得项目，更不想失去师从您的机会，您也看到了，这里的研究条件也实在是太差了，我真……”

郭院士沉默了半晌说：“我们去红阳厂。我带你去一个地方，见一些人。”

郭院士把仲长丰换进汽车里，众人一齐向红光沟最深处的红阳化工厂开去。他们来到红阳厂一座山洞前，郭院士让人把洞门打开。里面空荡荡的，电灯发出淡白的光。迎面是一座硕大的坦克造型纪念碑，碑体上刻着很多名字，碑前有一座半身雕像。郭院

士什么话都没说，只是恭恭敬敬地对着纪念碑和雕塑三鞠躬。

鞠完躬后，郭院士转过头对宣扬说：“孩子，这里刻着的是521自建厂以来，为祖国兵器事业而牺牲的人们的名字。他们中的很多人，到现在也还没有解密。他们中有一队英雄，是参加一次特殊试验任务时牺牲的，在试验场受到了高强度的核辐射污染，至今骨灰中仍然残存着放射性元素，在黑暗中青磷不灭、夜夜闪光。”

仲长丰拿起毛巾，去纪念碑上擦拭那一个个名字。

郭院士对吴启南说：“当年我也抱怨过，有一度时期我也动了出国的心思，对我的导师、也就是你的爷爷吴继忠老师试探着提出，能不能出国留学，几年后学到先进知识，再回来从事我们的研究。”

吴启南说：“他怎么说？”

郭院士说：“他老人家斩钉截铁地说，你要是离开这个国家，我就没有你这个学生！国外的研究条件再好，研制的武器也是用来打我们的，国内的条件再差，武器也是用来保护我们的。”

宣扬说：“导师，我听懂了。”

郭院士说：“这就是你的第一课。你第一年的课程，就在红光沟里，研究项目就是‘苍狼’！”

(连载34)

时光深处的“共享单车”

□马海霞

上世纪七十年代末，村里就一辆破大金鹿，那可是村里的公车，村领导上镇上或县城开会才会骑上它，一般人想借用一下，门儿都没有。但老支书也有开恩的时候，农闲了，也贡献出大金鹿，让社员们学骑车。我爸那时是队长，在第一批学车的名单中。

我爸只用了一个下午就学会了，老支书便将我爸的名字划出了骑车名单——学会了，没有公事需要，不许我爸再摸大金鹿。

1982年，我家批了宅基地，盖了新房，欠了亲戚钱。我爸说，等还完了债，就买辆自行车，带着我逛县城。那年年底，姑姑定亲了，不久，婆家选好了结婚的日子，还给姑姑买了一辆自行车。我爸看着稀罕，年后走亲戚，借了姑姑的自行车，横梁上坐着我哥，后座上坐着我妈，我妈抱着我，去大姨家。那天，我爸骑了三四十里路，一点也没觉得累。

晚上回到家，姑姑早在大门口等着了。见我们来了，一把夺过自行车，看了又看，瞧了又瞧，推着小河边，从车把擦到车尾。第二天，我爸要去看老姑，又向姑姑借钱，姑姑说啥也不借了，说她还要骑车去同学家。

我爸借了两次没借出来，生气了。秋后，卖了粮食，买了辆飞鸽28自行车。我爸进村便下车，推着走回家，路上遇到熟人便说，以后骑车来家里取。

我爸这句话，让我家自行车遭了殃，成了半个村的公共自行车，大人小孩都来借，很快就骑旧了。我妈吵我爸，我爸说，你懂啥。别说，我爸这自行车外交还真为我爸赢得了好人缘。家里有大事小情的，一招呼，来我家帮忙的人比老书记家都多。

我上初中时，我哥参加工作，我爸给我哥买了辆26的小轮自行车，我哥骑了三年，想买摩托车，我爸担心骑摩托有危险，便给我哥花了四百多元买了辆变速自行车，我哥那辆26自行车给了我。

我接过我哥那辆磕破得少皮无毛的自行车，一脸不开心。我爸说，别担心，他会翻新。我爸买了一桶银粉，把车子漆了一遍。我一



本专栏持续征稿 欢迎您踊跃投稿 投稿邮箱: ldwbgh@126.com

看，急得跳脚，还不如原来破的好看呢，但银粉糊上去了又洗不下来。开学那天，我只好蹬着这辆奇葩自行车上了学。回头率颇高，弄得我一身银粉味儿，同桌捏了半天鼻子才勉强适应了。

回到家后，我和我爸闹冷战，我爸丢下一句话，好好学，期中考试考好了，我给你买辆新车。期中考试我进步了十几名，我爸也没食言，给我买了辆八成新的二手车。即使只是个二手车，我也喜欢得不得了，那时学校车棚有人偷车铃铛，为了怕车子被盗，我骑到学校，先把车铃铛拧下来装书包里，放学再将车铃铛拧上去。

大学毕业参加工作，我攒了三个月工资，花了八百元买了辆进口的自行车，既轻巧又能折叠。同事有事外出，放着自己自行车不骑，非借我的骑，说我的自行车又快又省力。我有些心疼，不愿外借。我爸劝我，借，一辆自行车便能搞好同事关系，何乐而不为呢？

后来，同事们都升级了坐骑，自行车换摩托车，摩托车换汽车。我依然钟爱自行车，热爱骑行。大前年，我花了几千元买了辆自行车，经常和一群骑行爱好者骑着自行车到处旅行。我妈嘱咐我，买贵车了，别小气，有人借是瞧得起咱。我让我妈放心，现在共享单车出现了，谁还会借我的车子呀。

我妈说，嗯，共享单车，是跟你和你爸学的，你们俩的车早就共享了。

征稿启事

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？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？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？如果有，那就用笔写下来，给我们投稿吧。

投稿要求如下：
工会岁月——以照片为开头，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（以一个故事为主，800字左右，有1至3张相关图片）。
青春岁月——讲出您青年时的小故事并附相关图片。每篇500字左右，署名可尊重您的要求。

家庭相册——以家庭照片的形式讲述您和家人的小故事（每篇300字一张图）。

本版热线电话: 63523314
本版邮箱: ldwbgh@126.com
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